

# 失去歡樂的時光

李 郁 塘

## ——堯樂博士傳之四十四

### 全羊大餐換取電臺

民國三十八年九月二十三日，甘肅省政府高級官員受中共一野大軍武力壓迫，由蘭州經河西走廊，退出長城盡頭的嘉峪關，最後播遷到新疆東境重鎮的哈密城。時任哈密專員堯樂博士，一為甘肅省府大員們壓驚洗塵；二為表露自己忠黨愛國的情操，凡是反共抗俄的志士，他都竭誠歡迎，即於九月廿四日，宰了兩隻大尾巴綿羊，作成新疆式的大餐，席開四桌，予以歡宴。

所謂新疆式的大餐，第一道菜就是烤羊肉，先將羊腿肉切成小塊，次將醬油香料調和於肉塊上，然後將肉塊串在鐵釵上，置於特製長方型的鐵爐上，用木炭烈火，予以烤熟，吃時手持鐵釵的木把，用牙將肉塊一一退下，吞入口中。第二道菜是手抓羊肉，取羊的排骨肉成塊清燉而成。因每塊肉上都帶羊骨，食時用手檢骨將肉送入口中，故名手抓羊肉。第三道菜取名胡爾嫩，才是一道真菜，是由胡蘿蔔、馬鈴薯、洋葱（新疆名為皮牙孜）紅燒而成。壓座的菜飯就是手抓羊肉飯。手抓飯是用花生油與胡蘿蔔切絲煮成，然後

再將羊肉置於飯上，即成手抓羊肉飯。此外另加玉米湯作為殿後，喝湯時有一道小菜，新疆人稱之為雪忽拉，漢族人稱之為蕃茄，新疆大餐至此告終。菜道雖然樣數少，但每道菜量都很多。尤以殿後的手抓飯可以源源而至，非讓客人吃飽不可。本來新疆人宴客方式，都採用長條桌，人少時採一字長蛇陣；較多時可採用人字形或丁字形。再多時就採用口字形。總之以宴客場地地形而定之。在一般人家宴客席上，僅備刀匙各一，刀以切肉，匙以喝湯。但堯家此次宴客採用了圓桌，一因堯氏在成都一住十年，習慣了漢族人的宴客方式；二因此次邀宴的客人，都是由內地各省來的漢族人，在圓桌上不僅備有刀叉，還有筷子，成了中西合璧的席面。因而在手抓飯時，給客人方便不少，用匙將飯盛入碗中去食，免用手抓。在新疆吃抓飯不用手抓，算是例外。此種例外，僅在堯家有，他處就難逢。

此次被邀宴客人，除甘肅省政府的全體大員們外，尚有追隨省府入新的各機關的首長，如中央社蘭州分社主任唐雄（國大代表，現在美）、中廣公司蘭州分社主任劉士烈（現在臺）、甘肅民

國日報社社長關潔民（現在臺）、蘭州高等法院首席檢察官趙采晨（本年元月在臺逝世）、國大代表邊西笙（即韓克溫，去年在臺逝世）、立法委員馮大蕪（十五年前在臺去世）、大學教授張立齋（現在美），及蘭州中央銀行的經理（名已忘）等，約有五十餘人。這些來賓都是首次入新，也是第一次吃新疆大餐，都感覺此餐別有風味，吃得很飽。

堯樂博士設宴請客的主因，旨在聯絡感情，好接收各機關所帶來的電臺，以便展開反共游擊戰時備用。因而宴後翌日，即九月廿五日，就派哈密縣警察局王晉督察長，依據長官部第二處王鳳榮科長的指言，向蘭州入新各機關首長們，去接收他們所攜來的電臺。當時中央社蘭州分社、中廣公司蘭州分社，以及蘭州民國日報社的電臺都很順利的接收到警察局內；唯蘭州中央銀行到哈密，為了安全計，逕在於國軍大營房內，警察人員不便進入軍營，致這部電臺未能接收成功。廿五日一日之間共接收了三部電臺，連新疆警備總部駐哈密情報站站長毛君強以及軍統局駐哈密情報組厚振中組長所留交的兩部電臺，合計起來

已有五部電臺。對於堯樂博士籌組反共游擊總部，有莫大的助益。當接收電臺工作告一段落後，筆者就當面向堯專員去報告，堯老獲情後非常高興，當時再命我隨時注意過境機關所攜帶的電臺，繼續收集。

### 陶鮑投共堯樂反共

不意僅隔一夜，廿六日清晨，新疆警備總司令陶時岳與新疆省政府主席鮑爾漢竟以搶搭巴士的姿態，聯名通電降共。當陶時岳、鮑爾漢通電降共時，我還在睡夢中，尚不知此情。上午八時，趕赴專署上班時，哈密電報局已將「降共通電」送到堯樂專員的辦公桌上。堯樂博士一見到我，即時召到專員室，先令我念電報內容表示堅絕反共，繼跟我商量應變辦法。

從此時起，新疆全省已變成共黨世界了。此一情勢，原在想像中，遲早要來的。當時僅僅得來得快了些。我們商討的結果，對省方的通電相應不理，既不轉知各機關，即對專署同仁也不宣佈，照常辦公。也就是省政府降他的共，專署反我的共。唯獨對收集的八部電臺，採取積極行動，必須及早設法運送天山山區，一便保密安全；二備展開游擊戰時需用。研商至此，堯樂即時用電話將堯道宏縣長，由縣政府召到專署，當面囑其寫一封維文信，派專人迅速送往居住於鎮西縣境的哈族副專員阿通林克，務必於九月廿九日，派快馬三十四匹前來哈密城，將五部電臺運往天山區，以便早日佈署游擊總部，好與國防部及軍統局早日取得聯絡，展開通訊。同時再囑我將

五部電臺，用薄木板捆成尺許大的包裹，以便馬匹馱運。我受命以後，就趕到總臺長許吉清住處，也就是五部電臺的保存地方，囑其遵命辦理，不得有誤。隨後我又引領許總臺長，前往哈密中正路一路晉籍商號天義成，去面見該商號經理，接洽放置電臺的房間，以便廿九日哈族來人接運電臺。蓋因該商號是最接近郊區一家較殷實商店，既可靠又方便。臨行時並囑許吉清務必於廿八日晚在黃昏來臨後，密將電臺寄存該店。

當我辦完此事趕回專署上班時，降將陶時岳電令甘肅省政府全班人馬，即日東返蘭州去向彭德懷報到的電報，已放在專員室的案頭上，堯專員繞室徬徨，正等我回署會商，是扣留甘肅省政府官員好，還是放行的好？經我們二人研商的結果：一因新疆反共游擊總部僅在擬議期間，尚未組成，二因駐哈一七八旅莫我若旅長，一向對陶時岳服從成性，奉令唯謹，若哈密專署扣留了甘肅省政府官員的話，陶時岳就會下令莫我若旅長來責問哈密專署。那樣的後果，是哈密專署羊肉吃不成，反惹得一身膻氣。尤對未來籌組反共游擊總部，有很大不利影響！最後商定，由我以副專員的身份，持上該項電報，親送到該府下榻處，也就是堯家的貴賓招待所，轉交給該府秘書長丁宜中手裏。

丁宜中接到陶時岳的來電後，就以代省主席的身份，即時在下榻處的會議室，召開一次入新以來第一次省府會議。俟將來電內容全文讀完後，在徵求各廳處長的意見時，竟然全室默然，無一人回聲發言。在這些大員中的內心想來，降共

之舉當非所願；不降共又到山窮水盡已無路的絕境。長期寄人籬下也不是辦法，何況已不能再寄人籬下了。在進退兩難的困境下，只好人人低頭，個個不語，作為回答。王孔安將軍一看各廳處長無人作聲，他突然作獅子吼的說：

「本府人員頭可斷，血可流，決不能東返蘭州作共產黨的俘虜。」

接下又繼續的說：

「新疆軍政大員們，既然能走南疆出國，本府人員為何不追行於後，也由南疆出國呢？」

王孔安的這一獅子吼，不僅義正詞嚴，而且指出甘肅省政府出路。然而在丁宜中想來：如未接陶時岳來電以前，採取走南疆之策，或可能走通，於今接得陶電後，再走南疆，無異與降將背道而馳，那能走得通呢？因而在王孔安將軍發言後，仍然無一人作聲，即連丁宜中也是如此。致成無言會議，形成非常尷尬的氣氛。

不知是上帝來解困，還是丁宜中運氣好，就在這時，降將陶時岳特派專使給王孔安送來出國護照，於是日清晨八時由迪化乘中蘇班機，於十時趕抵哈密。由莫旅長的副官陪上專使，乘坐莫旅長的座車，開進甘肅省政府人員的下榻處，首先與我碰了頭。蓋因我奉堯專員之命，要等甘肅省政府的會議結果，好回署覆命，因而仍留在賓館會客室。

俟旅部副官給我介紹專使姓名後（二人姓名因年久都已忘），該專使首先向我說明來意，是專給王孔安將軍一人送出國護照而來的，僅願面見王將軍一人，其他省府大員不見為宜。而王

孔安將軍要護照的事，原是我的建言，於今變成事實，對我來說已了心願。爲了尊重專使意願，我才進入會議室將王孔安請到會客室，向該專使介紹後，該專使即時向王孔安說：

「陶總司令原想給您老寫封信，因趕班機，沒有時間，特面囑我，務請將軍一人走南疆出國。甘肅省府其他人員，由陶先生來安排，請您不要操心了！」

陶時岳當年已是六十六歲的老人，處世經驗非常老道，他怎敢將放走西北第一號國特的罪名，落在他人手裏，那對他降共以後，有諸多不利。但爲了順利降共，又不得不及早將王孔安送離新疆，這才有派專使前來哈密送護照之舉。

當王孔安將軍再度返回會議室，一因他的獅子吼孤掌難鳴，無人發音；二因自己有了出國護照，三因陶時岳不讓他再關照甘肅省府的事，他爲了順利通過南疆出國，也就不再多言。主持會議的丁宜中，在得悉王孔安一人有了出國護照的事後，乃根據實情來作結論的說：

「有護照的人可以西行出國，無護照的人就東返蘭州。」

甘肅省政府在哈密所開的第一次會，也可說是最後的會議就此結束。丁宜中唯恐夜長夢多，另生枝節，乃在哈密飽吃一頓中飯後，先撥一部卡車作爲王孔安西行的交通工具，讓王氏先行離開哈密城。然後再率領各廳處局的人員，乘上原車東返蘭州，了却了甘肅省播遷月餘的煩惱。

## 迪化鬧得天翻地覆

哈密專員公署雖在九月廿六日清晨，就接到迪化軍政當局聯名降共的通電。專員堯樂博士既未轉電所屬各縣，也未通知哈密城內的各機關，仍如往昔過着平安無事的日子。僅在是日下午將甘肅省政府的大員，分向東西送走了事。然而是在迪化市却燃風搞雨，鬧得天翻地覆，尤以鮑爾漢更忙得不可開交。他爲了爭取毛澤東的歡心與史達林的信任，先於是日上午下令所屬各機關放假一天；但全體公教人員，必須參加慶祝改朝换代的大遊行。繼於下午再發動各人民團體如各族文化會，領導全市各族居民，作擴大集會與遊行。就此擾攘了一整天。

當鮑爾漢倦罷歸來，坐到省主席的座椅上，案頭上排列了各行政區不少迴響電報，如伊犁、塔城、阿山、喀什、莎車、和闐……等都有。獨哈密區沒有一點回音。這時鮑爾漢才想及堯樂博士了。即時回憶到五月間，新疆省政府要組成南疆視察團，敦請堯樂博士出任團長，這原是他奉命除去堯氏所施的調虎離山計，實因馬步芳出任西北軍政長官，堯氏請假前往蘭州道賀而未果。而堯氏乃藉蘭州之行，進而毛遂自薦，要取他的地位來當省主席。尤其最近由陶時岳處傳出堯樂博士要組成十萬邊民游擊隊，來跟中俄共作長期週旋。總而言之，堯樂博士徹頭徹尾，是一位反共不低頭的硬漢。若於此時在哈密發出反共到底的通電，這無異向他頭上澆一盆冷水，大煞他降共風光。鮑爾漢與念及此，雖然時已黃昏，各機關均已下班，仍將長途電話撥到堯公館，與堯樂博士打了一通不尋常的電話。

電話主要內容分爲兩段：前段敘述內地各省，大都成爲中共的世界，新疆已陷入共黨勢力範圍之內，形成一個孤島，茲爲五百萬居民生命財產計，只好打通陶時岳的關節，作「和平降共」之舉。後段就洩露了他當俄諜的身份，與史達林立意侵新的陰謀。聲言史達林只准毛澤東派三千政治幹部入新，作象徵性的接收，不准中共派一兵一卒進入新疆境內，今後新疆軍政大局仍由他鮑爾漢與陶時岳兩人，繼續主持下去。如「和平降共」順利成功的話，一年以內，絕不作人事上的更動。各區專員，各縣縣長仍各就各職，還希堯氏安心，繼續爲桑梓服務下去等語。

## 抗議降共示威遊行

堯樂博士接聽到前段電話，不論鮑爾漢如何解釋，都難入耳，只是耐着性子來聽。及至聽到後段內容，史達林既不派紅軍來新，也不讓中共軍入新，他才大喜過望。這無異是胡達（上帝）來幫忙，對他組成新疆反共游擊總部，可以從容佈署了。因而對鮑爾漢的電話，也就滿口答應要將哈密地方治安，仍如過去一樣，不生一點事端。

鮑爾漢一聽堯氏口氣，絕不會發出反共通電了。他在放心之餘，再進一步作試探的要求：希望哈密各界在明日上午，舉行一次遊行大會，藉以應付一下全疆降共局面。在鮑爾漢來說，這是一個陰謀，要將堯氏拉入混水裏，使堯樂博士今後不能再翻身，來作反共之舉。但在堯樂博士來說，這是他應付鮑爾漢要求的一時權宜之計。也

就做了順水人情答應下來。

侯堯樂博士打畢長途電話以後，當面就指示其立在身傍的次子，也就是哈密縣長堯道宏，在廿七日清晨，以電話通知各機關派代表，中小學生全體，齊集縣政府大堂廣場前，於是日上午九時舉行遊行大會。時至廿七日早晨，我仍按時去專署上班。當我路經縣政府大門時，突發現有中小學生集合情事。經詢縣府主持人回說：要於是日九時舉行改朝换代街頭遊行大會。我一聽此情，就大吃一驚！如此街頭舉行遊行事件，這無異是歡迎共產世界來臨，然而哈密各界都是反共的。遊行一事如果成真，自會刺激民心，打擊士氣，對於地方治安，產生不良影響。我興念及此，就即時趕往專署，去向堯專員解釋並勸阻。

堯老聽畢我的勸解後，也認為在此時此地，在哈密街頭舉行遊街之事，有些不妥。但現在各機關與學生們正在集合期間，可說木已成舟，無法收回成命了。堯老接下就指示我，你趕快到縣政府告知堯縣長，各機關的代表們簽個到就回各機關上班，不必參加遊行之事。各學校的學生們由縣政府廣場出發後，凡經過自己學校時，就回學校上課。尤且暗囑堯縣長決不可以出頭領導，敷衍一下也就算了。

哈密的中小學校的校址大都位於中華路底的東北郊，由縣政府回學校的行程是，出老城（漢城）西門，先經中山路，繼過中正路，最後才轉入中華路。三條大路的總長也僅二千餘公尺。當時領頭的遊行隊伍，就是哈密師範學校，這是哈密的最高學府，該校的校長吳範新氏，不僅是堯

專員的東床快婿，尤其是國民黨員，他的經名原叫吳邁爾，抗戰勝利後，在南京邊疆學校受訓時，由黨國元老居正先生，給他更名爲吳範新，是一位忠誠的三民主義信徒。當我將堯專員指示轉知他，僅讓其領導學生，由縣府返回學校就算了！沿途不再作出其他花樣，他當然遵行無誤。其次就是哈密中學，該校校長也是國民黨員，也會遵命行事。縣立小學與會立小學（各文化會所設小學）共計有五所。一因出發在爾，二因沒有時間去找領導去吩咐，三想中學師範不喊口號，小學校也不會作出其他花樣的。

當時遊行的意義，中學生們尚可一知半解，知道一些內情，小學生們根本莫名其妙。當遊行學生由縣政府出發，經西大街出西門，就進入哈密最繁華的中山路，經行千公尺長的中山路，整個隊伍都不聲不響，反而成爲無聲抗議除共的遊行了。旋即轉入中正路，這時有位思想左傾的國小老師，深覺無聲遊行，有失降共意義，他想藉機來出鋒頭。突然帶頭高喊出「毛主席萬歲」的一聲口號。當時哈密小學都受的是三民主義教育，平時只知有蔣主席，不知毛某爲何人？因而他們接着高喊「蔣主席萬歲！」該老師聞聲情急，指斥學生們喊錯了口號。學生們以爲喊「蔣主席」不對，接下就改口高喊「蔣委員長萬歲」。該一小學老師可能是早已潛伏在哈密的共諜，聽畢小學生所喊的口號後，在氣極之餘，指着他帶領的小學隊伍說：

「若要中國人深信馬列主義的話，非從五、六歲由幼稚園時，從頭教育起不可！」

## 參加游擊算我一個

就在遊行隊伍由中山路轉入中正路之時，適有一七八旅的三位低級軍官，由大營房進入市區購物，在兩路的轉角處與學生們遭遇，先是駐足觀看，已表示詫異，接着在聽到國小老師高喊「毛主席萬歲」時，就怒形於色的破口大罵：「你們昨天還是反共的硬漢，今天就變成降共的懦夫。邊疆人善變如此，真是無恥之極。老子們非給你們一點顏色來看，好好的加以教訓一頓不可！」

這三位低級軍官，在大街上指桑罵槐，當然另指有人。筆者當時正奉堯專員之命，暗中監視遊行隊伍的反應。目睹此情，就知遊行之事起了不良反應；尤對堯家父子不利。乃於下午上班時，就據情轉報堯專員，最近數日內要提高警覺，加以防範，尤在夜間多加注意，免生不測。按堯樂專員公館位於老城西門外，也就是中山路的南端，因堯氏在哈密很得人緣，受人尊敬，在往昔公館門口只有傳達，沒有警衛門崗，獲得此情後，就由警察局調派一班警士，加以衛護，以策安全。

哈密全區自舉行過降共遊行事後，全區居民就籠罩在愁眉苦臉的氣氛下，失去了往日的歡樂與笑容，靜等噩運之來臨。好在廿七日下午與廿八日一整天，都未發生一點事端，竟然平安過去。時至九月廿八日黃昏，曾於上月（八月）中旬，在河西走廊重鎮酒泉城外，抬棺運木與中共一野大軍作殊死戰的三三師師長田子梅將軍，因未戰死，又被其殘兵敗卒，擁戴護衛，轉進到哈密

。而哈密地區是田子梅於民國卅二年率部入新，一駐多時的防地。不僅人緣好，尤且地頭熟，可說成了他的第二故鄉。因此一抵哈密就將臨時師部，駐紮於中正路哈密商會田會長的客棧內。爲了探聽新疆真情實況，首先就向田會長打聽筆者的近況，已由迪化回到哈密。經田會長向田將軍回言後，就派人到老城內去找我。當我獲得田子梅將軍重返哈密的消息後，令我大喜過望躍三尺，這是上帝助我在新疆順利展開反共游擊戰了。蓋因現駐防的一七八旅就是原前的四十五師，所有團營長都是田氏的舊部。田將軍是反共抗俄的硬漢，這一師人馬就可作爲新疆反共游擊總部的基本力量。當我興念及此，即時就由家趕往田會長客棧去會見田子梅將軍。他一見我面首先詢迪化方面的近情，我當即將降的降，走的走等情，予以面告。田將軍聽畢我的回言，甚感失望，接下面就感慨的說：

「我爲何不死在甘肅，跑到新疆來幹什麼？」我聽畢田子梅失望感嘆的話後，即予以安慰的說：「你來的正是時候，新疆反共前途，尙大有可爲，希老兄不要心灰意冷！」

田子梅接下面就說：「陶峙岳、趙錫光已降共，葉成馬呈祥已出走。新疆那還有可爲的領導人呢？」

「在邊疆做大事，就得由邊疆人領導才能成功的！」

接下就將堯專員要組織十萬邊疆反共游擊計劃予以相告，加以慰勵。

田子梅轉進到哈密以後，一因病重身體虛弱

；二因長途勞累。自進住到田會長的客棧後，一直躺在牀上，不能坐立。若想起坐還得由軍醫或副官予以扶持，才能如願。即使筆者趕到客棧會他時，仍然如此。但是當我向他密告，堯專員現在正籌組十萬反共游擊隊的事時，他就霍然由牀坐起，立即口出快語的說：

「我也算上一個，快請李兄陪我去拜會堯老，以明我志！」

### 駐哈國軍突生譁變

當時田將軍病體虛弱，不宜行動，極需休息靜養。於是我先勸田氏留棧靜候，由我敦請堯專員移駕客棧，好共商今後反共大計。蓋因堯田二人，不僅現在志同道合，同是反共抗俄的硬漢；即在過去公私關係上，也都很密切。猶如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底，田子梅將軍以國軍四十五師少將副師長高位，在哈舉行婚禮時，必須敦請一位地方上德高望重的人，出而證婚，才感光彩。適堯氏以國民黨中委兼軍委會中將參議，也可說是哈密回王的化身，甫由四川成都返回故鄉，適逢其會就順理成章的，擔任了田將軍婚禮的證婚人。筆者因同鄉關係，被邀爲男方主婚人。喜宴僅開一桌，可說是簡單已極，然而隆重有加。這是堯田二人合作之始。時過三月的一天，堯府實有四喜臨門之舉：即堯樂博士爲三子及長孫娶媳；同日又爲次女及長孫女出媵。道賀的來客川流不息，堯府也以流水席，加以款待。田將軍特送「四喜臨門」大紅喜幛一幅致賀，被堯府高懸於禮堂正中央，以示尊重。堯田二人經此禮尚往來

後，私情公誼，更爲加深。

其後於民國三十六年九月間，在哈密民選縣長前夕。由阿哈買提江派來的監選員，竟暗中唆使哈密第四鄉長色以提，以第四鄉自衛隊的武力，實在南山口地方，劫持了兩輛運糧軍車，並將押車的一位連長用亂槍打死。這是作亂份子，想在哈密點火生事的陰謀。事被堯氏偵知，就會同田將軍先將第四鄉的自衛隊解散，繼將全部槍彈被縣政府收繳，然後再將亂首色以提驅逐出境，送往伊犁。阿哈買提江在哈密製造的亂事就此平息。此事過後半年餘，也就是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初，阿哈買提江又在吐魯番鄯善(善)托(克遜)三縣，製造了一次大暴亂，又在堯田二人悉心合作下，時經半月又予救平。總而言之，堯田二人在反共步調的行動上，總是同心相應，同氣相求的。於今田子梅將軍雖在河西重鎮酒泉，與中共一野大軍作殊死戰，將其所部二二三一師犧牲殆盡。但現駐防哈密的一七八旅，就是原來的四十五師，上自團長，下至士兵，全是田將軍的舊部。現在堯專員籌組新疆反共游擊總部，若能與田將軍合作，駐防哈密的一七八旅，無異就成爲未來游擊隊的基本武力。因此當我面陳田將軍今晚進抵哈密，臥病於田會長的客棧內。堯老聞訊後，即時乘車前往拜會。在堯田二人寒暄過後，我們三人就關門閉戶，開起三個人小組會議。所議的主題有二：其一是目前的，因駐哈國軍就是當年由東南追剿紅軍到西北的第一師化身。他們怎能將昨日的敵人，變成明日的主人。當要反抗陶峙岳降共的逆命，爲了表示反共，可能作出擾民事端

，必需及早加以疏解安撫。其二是未來的，將駐哈密之國軍，由正規軍的步兵，變成游擊隊的騎兵。騎兵所需馬匹由堯專員負責。由正規國軍變成反共游擊隊，由田子梅負責。當諸事議妥後，田子梅的病體好像好了一半，即時就興奮的說：

「我明天就去大營房跟幾位團長進行說項，

先阻止擾民之事發生；繼進行軍隊變質事宜。這兩件事全由我來負責，請堯老放心好了！」  
可惜田將軍晚來一日，還沒等第二天，就在我們三人開小組會議的當晚，在筆者及堯專員回到住家不久後，哈密駐軍已展開了譁變行動。因為哈密駐軍譁變的行動，先引發中共一野大軍之入新，繼演出韓戰的國際戰爭；史達林因指派韓

戰將帥，遭毛澤東抗拒，致引發心臟病而去世。赫魯雪夫要制服毛酋，結果引起中俄共的分裂。這一聯串的大事，可說都是因哈密國軍譁變一事所引來。於今這些大事雖然都成歷史陳跡，但其連鎖反應，以及曲折內幕，仍有揭發的必要。今借堯傳篇幅，就筆者所知，分篇報導於後，以供史家作參考！（未完待續）

聖文  
叢書

# 黃沙碧血戰新疆

全一冊

郭 歧將軍著

定價新台幣一六〇元

本書為抗日名將、前任國立台灣大學軍訓總教官，台灣省議會議員，現在比利時布魯賽爾傳授中國國術的郭歧將軍繼「南京大屠殺」之後又一部精心力作，要目有：死而復活似有天意·蘇俄對新疆的謀略·德蘇異勢史魯翻臉·俄人毒狼埋雷阻撓·空中鳥瞰雪封山河·嚴寒之下凍成殘廢·大坂城痛殲蘇俄軍·平沙萬里車行如矢·移防指揮發生歧見·歐戰局勢影響新疆·隻身赴任西出陽關·精河空城狗也可憐·平沙細流構工困難·沙場喋血全團犧牲·死去活來力疾脫走·天馬突至再闖虎口·夜飲馬血臨淵照影·電話中斷情勢有變·敵人焚橋我軍搶渡·百餘孤軍絕地噩夢·無定河邊白骨遍野·狼嚎狗吠大野恐怖·一覺醒來已成俘虜·攻心之戰唇槍舌劍·空襲叛軍打開僵局·張治中玩和談花樣·主義之爭抗戰之辯·受難英雄冷落待遇·假借和談獨自貪功·涼州道上已近故鄉·戰犯審判返京作證。附錄：丁懋慈「血淚山河新疆行」，李郁塘「馬仲英魂斷莫斯科」，「楊增新才大識遠」等篇，喬家才博士、張大軍教授作序，老五宋宇，二十五開本，二百七十餘頁，定價新台幣一百六十元，八折優待中外讀者祇收一二八元，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

○一四〇四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